

萧然风云录



香港正之出版社有限公司

萧然风云录

萧山市文联 编
萧山市党史办

香港正之出版社有限公司

定價：港幣 6 圓（香港地區） 人民幣 3 圓（國內地區）

正之出版社出版發行

ZHENG ZHI PUBLICATION LTD

社址：香港太古城第四平臺商場燕官閣P404

電話：5699110 5670012

圖文傳真：（FAX）852—5675081

香港正之出版社有限公司承製

國際統一書號：ISBN 962—7519—21—4

一九九一年六月 （香港地區）初版初印
版權所有 不可翻印

序

马 骏

在中国共产党70周年诞辰之际，萧山市文联、中共萧山市委党史办公室联合编撰的革命故事集《萧然风云录》，与广大读者见面了。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。

萧山的党史资料十分丰富。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后不久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的沈定一，就在家乡领导了轰轰烈烈的衙前农民运动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漫长岁月中，萧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英勇斗争，前仆后继，创造了不朽的业绩，谱写了光辉的篇章。《萧然风云录》是以发生在萧山土地上的革命斗争史实为依据的，采用了故事的叙述形式，读起来生动，有较强的感染力。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业绩，给予我们营养，给予我们力量，是弘扬革命精神，催人奋进的动力和源泉。
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“忘记历史，就意味着背叛”。中央领导同志也一再强调，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，教育人民，教育全党，通过党史回答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，走社会主义道路。我相信，《萧然风云录》将使广大群众，特别是青少年，看到革命先辈为了砸烂旧制度的枷锁，赢得人民的解放所付出的艰辛和牺牲，懂得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，

认清明天的光辉前景，真正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、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；从而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发扬艰苦奋斗、勇于牺牲的光荣传统，继往开来，奋发进取，为把我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，文化昌盛，科技进步，生活小康，环境优美的新萧山而奋斗。

1991年5月

目 录

衙前风云.....	史 鸣	(1)
“杀宣统”	殷 红	(51)
庆云春雷.....	洪 霞	(59)
古城的曙光.....	洪雅英	(67)
西乡之波.....	王 斗	(76)
铁血团威震南乡.....	李 啸	(86)
播种夜歌.....	愈 父	(96)
沙田怒潮.....	萧 然	(104)
无形的通道.....	颍 水	(112)
宁为刀下鬼，不作亡国奴.....	徐光照	(124)
袭击戴村警察所.....	徐亚平	(135)
古刹之灯.....	海 苗	(144)
新区的火花.....	山 路	(154)
策反汪笑波.....	屏 野	(164)
激战楼塔.....	肖尧文	(174)
诸坞阿兴落网记.....	湘 泉	(182)
箴岭血雨.....	沈 璧	(199)
孤胆战群匪.....	萧 犁	(209)

衙前风云

史 鸣

1921年初春，萧绍平原上一片萧瑟景象。绵绵春雨夹带着雪花，从灰蒙蒙的苍穹纷纷扬扬撒向那茫茫的荒野。衙前镇北的凤凰山早已失去了往日诱人的翠绿，犹如一个佝偻的老人蜷缩在凛冽的西北风中。横贯镇中的萧绍运河似乎停止了流动，悄无声息地聆听着人世间的疾苦。

身着对襟棉袄、中式夹裤的沈玄庐，站在高悬“光禄第”匾额的台门前，凝望着隔河的东岳庙出神。他满脸愁容，双眉紧锁，早年蓄下的八字胡须 in 朔风中微微地颤动。他19岁捐官出任云南广通知县，走南闯北20来年，经历了辛亥革命，反袁斗争，以及议会上的唇枪舌战，出生入死，可结果仍是眼前的满目疮痍，到处是贫困和愚昧。“要救民于水火啊！”他感慨地暗下决心。他，正是怀着这一思想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，也正是抱着这个决心在广州与陈独秀告别，回乡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。但是要砸碎几千年铸成的封建枷锁，谈何容易，回家已经多天了，还是一筹莫展。

沉思间，忽见衙前的泥水头脑汪瑞张从洞桥头跌跌撞撞地走来。他衣衫褴褛，也不知从何处弄了钱，一清早就灌得烂醉，手拿一根长烟管手舞足蹈地唱着走了调的绍兴大板：

“我头戴官帽——一顶破毡帽；

身穿龙袍——一件破棉袄；

腰系玉带呀——一根烂稻草；

脚蹬朝靴——一双破蒲包。

我，我手执金鞭，

……锵锵锵……锵！”

沈玄庐看着他，忍俊不禁。汪瑞张却嘎然止步，醉眼朦胧地打量着沈玄庐。突然“扑通”一声跪地，朗声说：“三老爷，三先生，你是衙前顶大顶大的官，顶好顶好的好人，你要为穷人作主呀！”沈玄庐连忙将他扶坐在门槛上。只听他接着说道：“三先生，你晓得大义的汪元宏有多刁，话好工细勿算数，为伊造了三间高堂楼屋，到头来还说我爹手里的欠债还抵勿过。屁个债！就是租伊几亩薄板田的顶头钱没有付，利加利，利滚利，我孙子手里都还勿清。三先生，可晓得绍兴的育婴堂有多凶！租种伊的田，要石四、石六起租还嫌少，我侬子租了6亩田，做死做活吃不上一餐粥。到如今孙子饿死，媳妇跟了别人远走高飞。这样做人还有啥个味道，还是死掉好呀！三先生、三老爷你可要为侬想想办法呵！”说着竟老泪扑簌簌地沿着满脸的皱纹往下掉。

说话间，已有不少乡邻围了过来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议论纷纷：“真是前世作孽呀！苦命人何时才能苦出山！”“罪过！罪过！侬屋里也是还了租谷，日脚难过。”“听说南沙那边已有百把人饿煞哉！”这时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农接

口说：“三先生，你长年在外勿晓得，民国以来，勿是坍江，就是大水；勿是虫灾，就是田畝开裂。还有今天一潮兵，明天一潮兵，进进出出，派捐派饷，凶神恶煞，真当是吃也精光，穿也精光，还拿啥个东西交店王！”说这话的叫李成虎，人穷辈份大，大家都叫他成虎公，家住衙前西曹村，离沈家“光禄第”不过几百步路，但很少来往。今日忽见新近回家的三先生正与瑞张头脑在讲话，感到好奇，也过来看个究竟。

衙前是个小镇，街道狭小，十几个人一围，就将光禄第门前围得个水泄不通。这时总甲胡老毛在洞桥头看见，以为沈家出了什么大事，就火急燎燎地跑到毕公桥边的宝和堂药店，将当家的沈家二老爷沈仲卿叫了出来。那沈仲卿赶回一看，见是一班种田百姓正在那里吵吵嚷嚷，也不问明情由，就气势汹汹地几声吆喝，将围观人群赶个精光。沈玄庐本想同乡亲们攀谈攀谈，不料二哥如此不讲道理，便气呼呼地向里屋走去。

二

沈玄庐家兄弟三人，他最小，自投身革命以来就很少回家。父亲已故，大哥早年夭折，家里的事务就由二哥主持。这个老二的为人，与沈玄庐全然不同，一副财主气派，守着一千多亩田产，靠剥削佃农血汗继续积聚财富。乡里出了句顺口溜：“衙前有个沈仲卿，拗来拗去拗穷人”，说的就是这个二老爷。为此沈玄庐对他十分不满，每次回家兄弟俩总是顶顶撞撞。今日的情景实在使玄庐无法忍耐，走进大厅就怒目以对尾随而来的沈仲卿，好一会才进出两个字：“可恶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沈仲卿见他没大没小的一副凶相，也无好气地说：“我看你是越来越不象话了，自己身份也不量量，同这班佃户说三道四，成何体统！”

“你懂个屁！外面世界上在喊劳农万岁，你有没有听见！你吃的穿的从何而来？还不是靠劳农做工种田得来。我看你实在应该脱胎换骨才行！”

当时，仲卿无非是觉得老三与一批农民混在一起有失门面，原也不想说什么。不料被他如此训了几句，禁不住一时火起，就用手指点着玄庐数落起来。

“老三，你不要以为在外面做了几年官，参加什么革命党，就好到家里来教训我，你也要问问自己的良心！”

沈玄庐反唇相讥，“哼哼！你也晓得良心。我看你同汪元宏、周仁寿这些财主店王一样，良心早被狗吃了！”

“放肆！我好歹是你二哥！我问你，前清辰光给你捐官的万把银子从何而来？光复那年你一大箩一大箩的铜钲拿出去买枪械，组织什么学生军，钱又从何而来？你当议会议长时，去日本避难，外面花花世界何来的开销？你上海办报、广州办报拿的是谁的钱？还不是你脚底下的沈家！你要问我，我倒要问你呢，外面都在说你是沈家的浪荡胚，你有没有听见！老实讲，换个人早就同你拆伙分家了。”沈仲卿越说越激动，沈玄庐却实在耐不住了，气得双手发抖。猛然间将手里的闷碗茶，在大理石面板的茶几上狠狠一掼，砸了个粉碎。一边捏紧拳头站起身来，一边连喊“可恶！可恶！”

沈仲卿见他如此凶相，只当玄庐要动手打他，气得一头往沈玄庐怀里撞了过去。

沈玄庐原知同这个守财奴二哥讲不清楚，也不想多说什么。

么，想不到他却撒起泼来。眼见他铁青着脸一头撞来，急忙闪避。那知沈仲卿一个踉跄跌坐在地，当哥哥的自知丢了面子，竟坐在地上大骂起来。起先他兄弟俩斗嘴，一群家人都站在外间不敢作声，现在就不得不进来相劝。里屋的老母亲傅太姒闻声，也在丫环的搀扶下奔向大厅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！我还不死，你俩就吵着分家，我倒要看看如何个分法？”看来，傅太姒还不知争吵的起因，误以为是为分家，感到非常生气。

玄庐急忙上前扶老母亲坐下，连连说：“笑话笑话的，只不过是二哥气头上的话。”

“不！”沈仲卿一面从地上爬起，一面仍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今天当着母亲的面，就是要分家！”又指着玄庐喊：“有你这个浪荡胚，这个家我是管勿下去了。”

三

一番折腾，沈家兄弟俩终于分了家，这对沈玄庐来讲倒是一件好事，自此可放开手脚干一番事业了。

这天，沈玄庐正在书房中翻读刚从上海寄来的《共产党》杂志，其中有一篇“告中国农民书”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。

“中国农民占全人口的大多数，无论在革命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，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。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，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，我们的社会革命，共产主义都有了十分的可能了。”

读到这里，沈玄庐不禁拍案叫好：“说得很有道理，有

见识！有见识！”他当即铺展了八行信笺，向在杭州的挚友刘大白写了一封书信，谈了自己开展农民运动的设想，并邀请他前来助一臂之力。

不知何时，他的儿子沈剑龙已经站在身边，见他搁笔便开口呐呐地说道：“阿爹，你看我的婚事如何……”

“呵！对了。”沈玄庐拍拍自己的前额，深怪自己的疏忽。他即在刚写好的书信上补了一笔：“拙子剑龙定于五月一日劳动节完婚，万望光临，并代请一师那几位青年朋友一道前来。”

剑龙站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，又喜又忧，便对父亲说：“今天已经是4月25日，还没有做一点准备，只几天功夫，恐怕来不及。”

“什么？你还想作何排场？我早就想好了，婚事新办。花厅楼上打扫打扫，现成的家俱，叫之华过来就是了。”沈玄庐顿了一顿接着说道：“但我要告诉你，从今以后你得学规矩一点，凡事检点，之华不是随便的姑娘，否则，到头来可不要怪我。”

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，贫困、缺乏文化的农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日子，只晓得这天沈家三先生要娶儿媳，因此满街上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。

但乡下人都感到奇怪，说是办喜事，却不见厨师进屋，也不见拜堂的红烛。临近三坊的财主店王，纷纷前来贺喜，沈玄庐就全托沈仲卿代为接待。他自己则与刘大白和一师的宣中华、徐白民等一批刚毕业的青年坐着喝茶聊天。不知谁喊了声：“新娘子来了！”大家一齐拥向大门，只见一位身材匀称，身穿红底隐花绸缎夹袄、墨绿色绸缎裙子，剪得整齐的

洋学堂女学生发式的圆脸姑娘，略带羞涩的笑盈，在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姑娘陪同下，从东面毕公桥方面走来。赶热闹的乡亲们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通道。“真是天大的奇事”，上了年纪的老人悄悄地自语。男男女女都被这稀罕的嫁娶场面惊呆了。

待到沈家台门时，沈玄庐和几位先生都一齐鼓掌。只见宣中华从后挤上前来，调皮地对着新娘子说：“小猫姑娘，我说女性总是逃不出嫁夫这一关吧！”说着他调转头向里屋喊道：“新郎倌，快来接新娘子呀！”说话间，徐白民已拉着沈剑龙的手跑过来并说：“快，快，新郎新娘应该手拉手并排走，才显出新世纪的新风尚啊！”

杨之华没有胆怯，反摆出一副大姐的模样，笑着说：“去！用不着小孩多嘴多舌。”说着便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拉住了剑龙的手。

“来看呀！新郎倌新娘子牵红啦！”于是这对新婚夫妇就在人群的打闹嬉笑中并肩走进了大厅。

沈玄庐见情抿嘴微笑，一面热情地招呼门前的乡亲们：“请进来吧！请进来吧！”说着与笑逐颜开的刘大白一起进屋。

.....

沈玄庐此时想得最多的，是如何开展农民运动。于是就在为儿子结婚举行的茶话会后，把刘大白、宣中华、徐白民请到了自己的书房商量。

煤油灯的亮光照红了4个人的脸。宣中华闪着机灵和智慧光芒的大眼和那张显得略大的嘴巴，使人一看就知是一个精神抖擞又有胆识的青年。徐白民年龄比宣中华稍大，淡眉

细眼，嘴角上挂着微笑，反而显得稚气。刘大白可就不同了，他是这两位青年的老师，是与沈玄庐一起反袁的闯将，长长的麻脸上老是一副严肃相，再配上那玳瑁框的眼镜，更显得老成持重，从他的长相上很难使人相信，他是一位才气横溢，感情深笃的诗人。

沈玄庐提出创办一个新型的小学校，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，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阵地。听了玄庐的打算，宣中华很感兴趣，说：“我也想到这一着了，就是没有力量，去年我与白民兄在家乡诸暨办了个浣社，目的也是想扩大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，可惜力不从心，办得实在不像样子。”

“玄庐先生，我说要办就马上办，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事好干，你吩咐做什么，我一定不遗余力。”徐白民抢着接口说。

“你慢慢讲好不好！我还没有说完呢。”宣中华朝徐白民看了看笑着说：“这次我在上海与俞秀松谈了在杭州建团的事情，他就感到现在有些人就拿‘革命’两字作时髦货，只尚空谈，不干实事，都是些叶公好龙式的人物。他讲，要扎扎实实到工人中去，到农民中去，鼓动他们、组织他们向资产阶级、剥削势力进攻。”说到这里他又转向徐白民：

“白民兄，你讲叫玄庐先生吩咐你，我说不不对，这不是玄庐先生一个人的事，而是我们共同的事。”

“对！中华说得对。我讲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起脚踏实地，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来。大白先生，我想听听你的高见。”

“我，我能有什么用？你们一个在党内，一个在团内，我可是个无党无派只会说不会干的口头革命者。”

玄庐立即意识到这位绍兴师爷大概多心了。马上笑着对

宣、徐两位说：“大白先生的革命狂劲可狂到了家，我这里有两首他昨天晚上写的诗，我读给你们听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你要去刊登尽管拿去，不要当场出丑了。”刘大白摆手阻制了沈玄庐。接着说：“讲正经话，办学历来是受人敬重的，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。玄庐兄也是想绝了，利用办学作宣传阵地，什么地主豪绅、资本家，还是北佬政府，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！眼底下农民也实在太苦了，问题是苦死苦活还弄勿清为啥苦。教他们识字，懂得一点地主豪绅盘剥农民的道理，正是我们读书人的本份。如用金钱去布施他们，倒不如给他们一些知识来得有用。不过玄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办学却勿是讲讲的，你虽然决定腾出屋来作校舍，但钱呢？人呢？光靠我们几个……”

“什么钱呢，人呢？钱勿够三先生有，人勿够，我也算一个。”随着一阵银铃般的女高音，杨之华已经推门走进了书房。刘大白拉着长脸，瞪大眼睛，望着之华大声地说：“花烛之夜你来作什么？还如此无理，三先生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是阿公，或者叫阿爹。怎么？这是在家里叫叫的。现在有你们这些人在，应该说是在社会上，在社会上对人就应该直呼其名，叫他三先生已是尊称了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沈玄庐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，说道：“之华说得对，我们就应该去掉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，包括称呼。我就是主张不论在家里或是社会上，凡是志同道合者一律直呼其名。之华你说对不对！”

“对！好极了！”

四

连日淫雨，萧绍运河的水位猛涨，河边的一些春花田变成一片水泽。衙前镇西首的西曹村地势较低，不少人家已进了水。这场桃花大水，对那些柴米无着的穷人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

成虎的妻子生病卧床，河水已漫进家里，只见鸡食盆和雨天穿的那双木屐，在水中浮来浮去。她连忙喊儿子张保，无人应；喊女儿阿欣，不见应声；喊成虎，也没有人。周围悄无声息，禁不住心慌起来，硬撑着坐起来，下了床，赤脚趟着水，一步一步摸到了门口，抬眼一望，到处是滚动的黄水，村庄仿佛成了小岛，一阵心酸、心慌，两腿发软，眼泪也不自主地淌了下来。

这时，李成虎弓着头，嘴里衔着旱烟管，趟着水走进屋来。他看着妻子悲戚地说：“廿二伯饿杀哉！昨天夜里还企望能吃盅饭，可是家里没米开不了锅，老婆儿子流着泪安慰他，想不到今天一早就拳头捏紧了。”

妻子惨淡地说：“死也好，死也好，活着受罪勿如死了安耽。”她顿了顿又看着成虎说：“村里有人饿杀，伢屋里怎么办呢，蕃茹干快吃光了，这样下去也过不了多少天啊！”

“你勿要急，水这样大，还是去睡吧，我已叫成蛟弟去买米哉。”说到这，成虎脸上掠过一丝激动之情。

“什么？你哪来钱买米？”成虎妻子眼里露出了惊讶的目光。

成虎喃喃地回答说：“今天一清早，我背阿欣到农村小

学读书，看见了三先生，同他说起去年安昌油坊收去菜籽欠了钱，讨死讨活讨不回，想求他帮助催讨。三先生随即从袋里摸出几块洋钿给了我，还讲，‘天发大水，油坊也要倒灶，这钱先拿去用再说，反正这钱也是收你们的租米得来的，实际上就是你们自己的钱，放心去用好哉。’我一再推辞，他却把我送出大门。”

“唉！天底下像三先生这样的人多几个就好哉！”成虎妻十分感慨地说。

说话间，成虎的弟弟成蛟耷拉着脑袋，拎着比鸡肫鼓大不了多少的一只蒲包进来了。

“怎么！？只买了这点米！”

“甬话起，坎山塘上八老爷米店涨价哉，9块一石涨到13块，街上起哄了。南沙埭江，上江大水，米价还要涨，不是要穷人的命么！我一连跑了几爿小米店，统统涨价。没法子，硬着头皮买了5升米，找头买了点蕃薯干，一块大洋也就完了。”

听了成蛟的诉说，李成虎气得咬牙切齿。猛地抽出嘴里的烟管，在墙上重重敲了敲，往腰间一塞，急急往外走，只听他回过头对成蛟讲：“弄几颗米给廿二伯家送去，自屋里烧口粥汤吃吃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着就淌水朝三先生家里奔去。这时，凄惨的往事猛袭他的心头：太平天国失败的那一年，也是上春头，家里断了炊，好说歹说向茶店阿大借了五角钱，谁知米价暴涨，能买5升米的钱只买了2升，一家几口，没过几天就光了。老爹年老体弱又有气喘病，经不起冻饿，眼睁睁地看着他饿死，他和胞弟成蛟随着母亲流浪求乞，受尽凌辱。还有一年，兵荒马乱，钱江大潮冲决堤塘，